

大鹏新片《吉祥如意》 “让不能回家的我们在电影里团聚”

白白

临近春节，在“就地过年”的呼吁下，亲情的宣泄需要一个情感的出口。之前，看过大鹏导演电影《吉祥如意》点映场的影迷纷纷化身“自来水”安利这部电影，并且打出了五星好评，目前豆瓣评分8.4分。

于1月29日上映的《吉祥如意》讲述的是一位喜剧片导演突发奇想，回到东北农村老家，希望将一家人如何过年的经历拍成电影，结果遭遇一系列意外的故事。因拍电影而聚齐的家庭成员们，完成了最后的聚会。

相比于5.8分的《煎饼侠》、6.6分的《缝纫机乐队》，影迷在大鹏首次导演的这部现实题材影片中看到了满满的诚意。影迷“哪吒男”哭得隐形眼镜都掉了，看完电影之后重新审视生活；影迷“郭连凯”直言，“大鹏投入了无需怀疑的沉重私人情感，完成了这样的一次记录”；影迷“嘟嘟熊之父”点赞，“多观察这个世界，多了解身边的人，是拍出好作品的第一步，大鹏做到了”。

作为一个商业片的导演，为什么要拍一部这样的影片？导演大鹏接受封面新闻采访，分享电影拍摄的幕后故事和创作感想。



导演大鹏

人物简介

大鹏，本名董成鹏，出生于吉林省通化市集安市，演员、导演、编剧、主持人、歌手。导演代表作包括《煎饼侠》《缝纫机乐队》。

源自真实家庭故事 “我想回家拍我姥姥”

关于这部电影，大鹏导演曾在微博表达了自己倾注的感情：“未来也许还有机会拍电影，但《吉祥如意》永远最不同。”对于这部电影而言，大鹏不仅是幕后的创作者，更是故事本身的经历者。除去演员刘陆，影片中所有出现的人物都是大鹏真实生活中的家人。

《吉祥如意》是大鹏作为电影人职业生涯中最特别的一个作品。2016年，大鹏与演员刘陆初次见面，向她介绍接下来想要拍摄的这部电影——“一场天意”。“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回老家和家人过年了，我想拿着摄像机，去农村老家，记录一件事情”，“回家”和“记录”是本片的关键词，但《吉祥如意》的深意不止于此。

随着车子的行进，演员刘陆来到大鹏的农村老家，饰演大鹏三舅“王吉祥”的女儿，也就是大鹏的表姐王庆丽。十年未回家的王庆丽从家人的口中不断了解父亲王吉祥的情况，因为父亲已经不认识她，也因为脑梗后遗症让父亲丧失了像正常人一样的交流能力。只会念叨“一二四五、文武香贵”的王吉祥，当被问到“想不想王庆丽”时，满脸笑意地回答“不想”，显然这个答案并不是他的实话。这对关系微妙、十年未见的父女，成为了本片故事的戏剧冲突核心。

大鹏自小就和姥姥关系亲密，小时候因母亲生病，他在姥姥的关爱下顺利成长。姥姥和三舅的相处模式让他刻骨铭心，每次回家，他都会目睹一个年迈的母亲照顾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儿子，这个故事值得被捕捉。2016年，还在拍摄《奇门遁甲》的时候，大鹏就决定进行这次拍摄，他坦言，“就像是感受到命运的召唤，我要回家拍我的姥姥”。



电影《吉祥如意》海报。

无剧本的纪实创作 “就像拍摄一场天意”

不过，按照大鹏的计划，他没有想过要拍摄一部纪录片，只是用纪录的视听语言、纪实的视听风格去排列组合一部剧情片。没有剧本，没有考虑补拍，没有在现场进行改变事实的任何干预，剧组带着刘陆去东北体验生活。

原本计划拍摄姥姥如何过年，但是偏不凑巧，等大鹏回到老家，姥姥已经生病住院。而三舅作为和姥姥接触最密切的人，因为姥姥突然生病，自然而然成为拍摄的重点。

尽管没有剧本，但作为故事的亲历者，大鹏心里装着方向，在开始出发的时候就知道拍什么，特别是大家关于三舅未来的讨论，他心里大致有数。“所谓拍天意，其实就是不去干涉任何具体的内容。这不是一次盲目的、没有规划的、即兴的拍摄，其实是有严密的计划，有非常庞大的准备工作的一次拍摄。”

至于什么时候可以结束、关机，其实都依据创作者本身的直觉。

“相比于5.8分的《煎饼侠》、6.6分的《缝纫机乐队》，影迷在大鹏首次导演的现实题材影片《吉祥如意》中看到了满满的诚意。除去演员刘陆，影片中所有出现的人物都是大鹏真实生活中的家人。在他看来，“家人就是这样的，经得起撕扯，也能迅速凝结，是在漫长的时间当中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困难，然后编织在一起的柔韧关系”。



除去演员刘陆，影片中所有人物都是大鹏真实生活中的家人。

打破国产片的格局 “家人经得起撕扯”

电影《吉祥如意》并不如片名那样圆满喜乐，其中有家人的冲突争吵、有丽丽的哽咽哭泣，影像风格也十分真实犀利；但当中也有互相的拥抱、彼此的关心，这就是中国式的家庭、中国式的亲情伦理。

尽管片中全员都是大鹏的家人出镜，他还是邀请演员刘陆参与其中，用一个专业的演员来带动全片的节奏，诱发其他家人的回答。甚至在电影之中，刘陆饰演的“丽丽”和真实的“丽丽”同框，两个丽丽之间的沟通、交流甚至对立，都令观众印象深刻。大鹏揭秘，这并非刻意为之，丽丽本人的出镜也是一个意外。

这部影片特殊的镜像结构和多重视角设置，也让许多提前观影的影迷惊叹“打破了国产片的格局，梦一般从电影穿到现实”，“既是结构上对传统电影的颠覆，又是导演最私人的情绪捕捉”。

大鹏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，是大年三十那天，一家人吵架的场面。因为那场讨论“浓度”颇高，所有参与拍摄的工作人员都难以忘怀。

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年的大鹏，在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重温了亲情。拍摄期间，谁也没把他当作导演，他还是大家心里的那个孩子，这是他们最舒服的相处模式。在他看来，“家人就是这样的，经得起撕扯，也能迅速凝结，是在漫长的时间当中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困难，然后编织在一起的柔韧关系”。

对话

不惧争议，面对就好

封面新闻：如果你的姥姥健在，《吉祥如意》的故事会是什么样的？

大鹏：其实不能做这样的假设，但是目前《吉祥如意》的呈现，绝对不是我一开始想要拍摄的内容。

封面新闻：你在现场如何给刘陆讲戏？

大鹏：我会告诉她，接下来拍摄的目的是什么，她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，其他就交给她自己发挥，是一种“浸入式”的表演。她为此做了大量准备工作，提前到农村和大家相处了一段时间。

封面新闻：《吉祥如意》和你之前拍的电影很不一样，你会如何应对可能遭受的争议呢？

大鹏：我没有想那么远，每一部作品的问世，任何创作者都会面对各种议论，面对就好了。

封面新闻：未来还有可能拍摄家人（比如丽丽）的故事吗？

大鹏：未来的事情都是未知，但是我不排斥。

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
实习生 李昊南